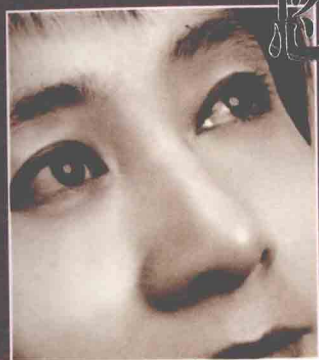


紫雪蓮之悠



于文胜◎主编/ 陈 颖◎著

天堂里有没有车来往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紫雪莲之悠



于文胜◎主编 / 陈颖◎著



美 朗 出

天堂里有没有车来往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雪莲之悠 / 陈颖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1.5

(五朵雪莲花丛书)

ISBN 978-7-5469-1524-1

I. ①紫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4393 号



五朵雪莲花丛书 紫雪莲之悠

主 编	于文胜
责任编辑	刘伟煜
封面设计	文 昊 王 芬
插 图	文 昊 轩辕文慧
制 作	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
邮 编	830000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	880mm × 1230mm	1/32
印 张	7.75	
字 数	100 千字	
版 次	2011 年 5 月第 1 版	
印 次	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	
定 价	19.80 元	

五朵雪莲花序 I

◎刘亮程

《蓝雪莲之森》：位于中蒙边境的北塔山，是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的老家，从最早的《永生羊》，到这本《蓝雪莲之森》，克西有关北塔山的文字无一例外是独特诱人的。那个地方把讲述它的唯一“舌头”给了她，这仿佛是一份使命。那独一份的北塔山记忆，在带给我们阅读惊喜的同时，也成就一位满脑子哈萨克思维的优秀汉语作家叶尔克西。

《白雪莲之幻》：何英是优秀的女性文学评论家，她见诸国内重要期刊的文学评论，是新疆文学重要的声音。一个地方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学评论家。《白雪莲之幻》是何英的随笔散文集。评论家写散文，或许自找无趣，写好了当然好，写不好以后如何批评别人。好在这本书充分发挥了何英的理性之美和感性之幻。幻是文学本性，无幻不成文。《白雪莲之幻》从说才女，说疯女，说女作家，到《红楼梦》女儿们。我尤喜欢这组红楼梦女儿篇，见功夫、显才情的绝妙好文。何英是以平常女人心揣摩红楼女儿心，严谨的理性分析之外多了率真的心性通达。女人身体里都有一个长不大的女儿，以此幻性之女儿，观彼虚构之女儿，观出许多不一般不一样。

《紫雪莲之悠》：陈颖是一名记者，一方面要面对真实世界做报道，另一方面，又不舍自己的内心诉说。《紫雪莲之悠》

是二者交集的作品。陈颖有自己真实的内心痛苦。许多写作者没有自己的真实痛苦。文学的“真实”底线是什么？就是那些虚构人物、虚构事件的内核里，有作家自己真实的一份情感。陈颖跟生活中某些东西有固执的幽怨和纠结，这些百般纠结的幽怨使她的一些散文极具文学性。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跟世界纠结不清的情感。永不和解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与释解。

《红雪莲之沁》：李颖超的文字极少写自己，她笑谈书中人、剧中人，看似与己无关，逍遥在外，实则情与恨共注，爱与怨同受。作家写谁都是自己，读书亦是读自己。读他人事，伤自己心。他人的泪往自己心里流。虚构人物之情感命运，与欣赏者暗中流转。书里字外，哪个更真？沁者，渗入之意，沁润。沁人心脾。在李颖超沁着头柔舌轻声的絮语里，我们看见一颗藏不住的女人心。

《黄雪莲之醉》：萧云是一名优秀的电视剧编辑，大量的电视剧故事编写，使她更钟情于自己的散文。散文是让世界停住，停下来静观细察。萧云的散文里有无尽的乡愁。愁，一个多么难说的汉字。乡愁是中国人的特性。在国外，跟乡愁相近的“乡痛”，被认为是一种“并非身处故乡而感觉到痛苦”的病。萧云的乡愁是愁上心头的，她在文字中精心保存一块父亲的麦地，一片母亲的菜园子，一处乡间老屋。好在还有一个文字世界，安放这些在大地上已经太占地方的东西。乡愁就是我们在自己土地上再也找不到家乡。



目 录

心底的人

母亲病了 / 002

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 / 019

黑黑的大襟衫 / 026

尘土飞扬中 / 033

祖上 / 038

火炉 / 043

走掉的人

地震了 / 064

水中的小石头 / 080

兵没机会听到了 / 086

渐渐淡去的身影 / 094

光阴流逝

那年中秋 / 100



目 录

瞬间长大 / 104

与一只蟑螂相遇 / 107

丢了多年 / 111

游走世间

股海 / 120

守在心灵的树边 / 138

游走在托里的一只羊 / 155

风景背后

通往禾木的路 / 174

五乳峰 / 179

抱在一起的树 / 185

高台上的居民 / 190

巴里坤魅 / 195

和布克赛尔狂想 / 210

胡杨站在塔河边 / 226



心底的人

母亲病了！

那天，我去医院看母亲。她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，可她却硬撑着，说没事。她就是这样，一生要强，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自己会病得起不了床，需要别人照顾。

我给她洗了头发，又给她按摩了手和脚，我做这些时，很自然，但我可以感觉到，她很不自在。

这些年来，我与她之间，不仅在心理上隔着厚厚的一层，在肢体上也很少接触。

都说女儿是母亲的影子，可我和母亲，曾经却像仇人一样对峙着、较量着。

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留在彼此心中的伤一直都在，那连时间都无法治愈的伤，像一面挡在我们中间的墙。



—

母亲的病容让我难过。她老了。她的强盛期已经过去了。她这么快就把自己能吃能喝能下苦力的岁月耗完了，剩下残缺不全的牙齿和不再利索的腿脚。而我，正紧紧跟在她身后。

她的咳嗽一直不好，住了半个月的医院也不见好。她不停地咳嗽，上气不接下气。谁也帮不了她。我带她去了另一家医院，全面检查之后，到药店给她买了一种特效药。吃药的当天，折磨了她近一个月的咳嗽渐渐止住了。

我再去看她时，她说：“本来以为，三个儿女中，你是最靠不住的，没想到你对我最好。”说着，她的眼睛红了。我心头一热，强忍了一下，才没让泪掉下来。

我其实只是做了一个女儿该做的事情，她却觉得难以承受。就像多年前，我在病中，她去我家照顾我时，我天天惶恐不安的心情一样。

我和她都承受不起对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，尤其是我，而她的这种变化则是近几年才有的。在这之前，即使我已结婚生子，她也觉得许多事情都是我应该而且必须为她做的。

她的病好之后，我们一起去了一趟野生动物园。那天，她像个孩子一样，眼中闪着光彩，脸上满是笑容，看见什么都很新奇，那是我见过母亲为数不多的美丽时刻。我搀扶着她，看

似随意地问了一句：“我们小时候，你和我爸都在忙啥？”

她明白我在说什么。这个问题以前我是不敢问的，就算不问，也知道她的答案，语气里肯定充满怒气和委屈：“忙什么？你们一个个都是咋长大的？啊？不吃不喝吗？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？我也想像别人一样吃好的，穿好的。可，能行吗？”但那天，她却平静地说：“是呀，那些年都忙了些啥，连公园都没好好逛过。”

二

母亲的记忆中难寻温馨的花朵，哪怕是一朵藏在角落里干枯的花朵。盘踞在她内心的是日复一日的劳苦愁烦和重复单调。在单调重复的劳苦愁烦中，她一天天老了。

母亲大概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老掉。我到医院陪她时，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想当年，你多强悍呀。”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低着头，有些羞涩地说：“就是，那时候身体多好。”

母亲的一生没有结出她向往中的果实。她最看重的儿子，我的两个弟弟在成家后，仍然让她操心着。在本该享受的年龄，她和我父亲依然背着沉重的债务。为了还清那些债务，她只得克扣自己的需要。而那本不是他们该背的债务。她对此似乎浑然不觉。她觉得那是父母该为儿子做的，却不知，她





这样做，除了让两个儿子生出更多的依赖外，对他们今后的人生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。

母亲在黑暗中走得太久了，也太苦了。但当光到她面前，想为她照亮前路，想让她劳碌一生的命运得以扭转时，她却拒绝了。

这种拒绝是本能的。她已过惯了那样的日子，即使知道这世上还有另外一种日子，她也不肯相信自己能过上那样的日子，更无福消受那样的日子。像一个习惯走夜路的人，她已经觉不出在黑暗中摸索的味道是至苦的。

她所受的教育仅仅停留在识了几个字上，除此，就是生活给予她的全部关于现实的教育。要吃饱肚子，要养育儿女，要多存些钱，要把日子过得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她从没有想过，有一天，她的牙齿会全部松动，让她再也咬不动一块爱吃的肉。而在那些可以咬动肉的年月里，她却让自己和一家人坚实的牙齿在睡梦中“吱吱”地空磨着。

当然也不能全部怪她。那段岁月中，每个人，每个家，从里到外都是穷的。可记忆中，一些伙伴家的饭菜总比我们家好，他们的父母也在为孩子们将来考虑，也在为家庭的长远打算，但他们更多地活在当下。在能吃动肉的时候，他们吃了，在能跑动的年龄，他们带着孩子玩了。可我的母亲，除了上班，就是做家务，没完没了的家务。在她的呵斥声中，我学

会了做各种家务，即使在上夜班的日子，我也得在她下班回来前挣扎着起床做好饭。她总是在喊：没钱！没钱！哪有钱呢？我早早就知道了钱的重要性，并开始挖空心思地存钱。我宁可不吃早饭，也要把买早餐的两毛钱省下来。过年时仅有的一点压岁钱，我工作后她每月给我的5元零花钱，以及我能从工资和资金中克扣下来的一分一厘，都被我细心地藏在一本本书中。如果起初我存钱，只是为了给奶奶寄，那么后来，它渐渐就成了我指望改变人生的桥梁。

母亲在无形中把我变得和她一样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成为钱十足的奴仆。她的钱存到哪了我不知道，她永远都在喊没钱。我藏在书中压在箱底的钱，后来被我的弟弟们偷偷拿走了不少，在他们长大成人，把这一切告诉我之前，我一直都以为自己曾经存的钱就那么多，而且从来没被家里人发现过。

三个成长中的孩子，对于一个没有外援和依靠的家庭来说，负担是过于重了。为了减轻负担，我从高二的课堂里被叫出去，直接走到了纺织厂花毛纷飞的车间，成了众多纺织女工中的一员。每次在车间吃饭，我都不愿当着别人的面打开饭盒，那里面永远是老三样，就算有肉，也是细小的肉丁丁。家里多了一个挣工资的，日子按说该好些了，可我们家依旧。有时，我不得不穿着母亲朋友的女儿淘汰下来的衣服，而那个女孩则和我同在一个车间上班。我的话更少了。我比上学



时更加自卑了。

而这些，母亲不会知道。她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在我惧怕的时刻，在我无助的瞬间，在我躲在角落里哀哀哭泣时，她都不在我身边。即使她在，也不会透过我越来越深的沉默，捕捉到我埋藏在内心的渴望和无奈。

我也在伤害着母亲。无论是在她最初将我接回来的日子里，还是在那些年我们冷冷的对峙中，我从不肯在她面前低头，我用沉默的神情抗拒着她，我用漠然的眼神回击着她。就算她在我面前挥棒，就算她扯着我的头发把我从教室里拉出来，我也从没在她面前流过一滴泪。那时，我一直不认为她是我的母亲。对我来说，她是陌生的。我脑海里的母亲是我奶奶，她将我带到10岁，以她的慈爱和善良给“母亲”这个词定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模式，而我真正的母亲与那个模式有着太远的距离。

再大一些，我用另一种方式回报她，她严厉禁止我做的事，我偏偏去做，即使伤痕累累，也不罢手。她让我嫁的人，我偏不嫁，即使被她赶出家门，也不妥协。

三

母亲有三个孩子，我是她唯一的女儿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若从小在她身边长大，不知会是什么样子。



从我10岁开始的记忆中，她的脸总吊着，难得有开心的时候。她的脾气很暴，我们家也总是硝烟弥漫。家里每个人的言行都不能让她满意，尤其是我，由于从小不在她身边长大，我身上让她看不惯的东西更多。在她不停的数落声中，我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。

她的坏脾气，对我两个弟弟似乎没有什么影响，他们在她身边长大，可能已经习惯了。至于我父亲，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感受。唯有我，对她的坏脾气极度敏感，受伤也最深。

母亲从没有意识到，有一天，我会和她一样，成为一个女人，她走的路，我都要走，她受的苦，我都要受。她任我那样成长，对我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视而不见，却对我做的家务要求极严，也绝不允许我和她顶嘴。

她从没有给我讲过女孩子到了发育期会来月经，以至于我第一次来月经时，吓得半死，而她发现之后，也没有告诉我任何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只是扔给我一条带子。于是，那一年，12岁半的我，在炎炎夏日中，用书包挡住被经血浸透的裤子，羞愧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口渴难当之下，在路边的水龙头上喝下了大量凉水。

那个夏日，我的经血绵绵不绝，流在了教室的椅子上，流在了那个小小的、无数同学排着队上的厕所中。我绝望而自卑





地远离了所有的同学,只为了不让他们知道我在流血。

母亲从未告诉过我,这是女孩子正常的生理期,是不需要害怕的。她也没有告诉过我,一个女孩子不能随便住在别人家。15岁那年秋季的一天,母亲上白班,我中午回家做饭时,和大弟发生争吵,他掀翻桌子,盘碗碎去。我在盘碗碎裂的声音中发抖。下午放学后,我不敢回家,随一个要好的女生到她家,胆战心惊地住了一夜。

我永远都忘不了,第二天,母亲到学校将我抓回家的那一幕。她当着班里正吃饭的同学大骂我,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往外拉,又一路将我推搡着往家走。在校园,和认识不认识的同学擦肩而过时,我恨不得自己是一缕青烟,随风飘远。过马路时,我想一头钻进飞奔的车轱辘里,不再醒来。在中午明晃晃的阳光中,我恍恍惚惚,一双无神的眼睛注视着前方,像一个醉汉努力让自己清醒。母亲的骂声远去,同学的议论声远去,小鸟的鸣叫声远去……

我终究没有钻进车轱辘里,一个想法支撑着我,奶奶还活着,我要死了,她也活不了了。

整个青春期,我都在与母亲争战,试图让她明白她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,试图改善我们之间永远紧张的关系。但最终发现,我们改变不了彼此,我永远不会成为她想象中的样子,她也永远不会成为我心目中那个如奶奶一样慈爱的母亲。

四

20岁那年的一个夜晚，一场激烈争吵后，我从家里搬出，住到了单位的集体宿舍里。我出门时，母亲大喊：“有本事，你永远不要回来。”我不会回来！我宁可死到外头！从此，我开始了有家不能回、有亲人却似没有亲人的日子。工作是支撑我活下去的物质保证。让我不致堕落的动力最初是报复。

我自由了。不用再看母亲的脸色了，不用再听她没完没了的唠叨了，不用再在她的不满中做那没完没了的家务了。没有了母亲的管束，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，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住在集体宿舍，堕落是转瞬之间的事，尤其是处在那样年龄的女孩。我内心燃烧着怨恨和委屈的火焰，我无法使之熄灭。我在火焰中寻找着，我要找一个最佳的手段，狠狠地报复母亲。是堕落，让爱面子的她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？还是上进，让她有朝一日为她曾做的一切痛哭流涕？

熊熊火焰中，一个冰冷的信念最终占了上风：堕落，只会让她小看了我，我一定要活得比她强，我要让她对我刮目相看。

我没有去舞场消耗自己的青春，也没有在爱情中寻找寄托。我拾起书本，拿起笔。

堕落是瞬间的事，上进却是条漫长而艰辛的路。无数个

